

环球时报：中美应避免“谁会赢”的心态

美 詹姆斯-斯坦伯格

<http://mil.news.sina.com.cn/2012-05-28/0950691627.html>

东亚权力交接决定未来 10 年

谈到东亚，“剧变”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词汇。回想过去 30 年重塑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回想过去数百年太平洋两岸诸强的此消彼长，在东亚进入大选年之际具有特别的意义。

从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开始，俄罗斯、韩国、美国相继总统大选，中国即将召开十八大。这些权力交接可能是平稳过渡，也可能过渡得很突然。但不管怎样，决定未来 10 年各国政策的关键因素已在交接过程中就位。

2012 年亚太新领导人的抉择将不是“孤独”做出的，而是同时评估其他国家的战略和发展轨迹——美国考虑中国，中国考虑美国，韩国考虑朝鲜，同时考虑美国、中国和日本。各个国家正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或许今日之东亚最明显的特征是该地区经历的相对安定。一个曾被 20 世纪血腥冲突缠绕的地区，目前尽管面临不小风险，但其环境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是过去 30 年该地区取得惊人增长的主要推手，并关乎该地区未来的发展。

讨论新领导人面临的抉择时，有必要思考同时期我们缘何有一个很稳定的战略环境，什么因素会威胁这种稳定，该地区的领导人，特别是美中领导人采取何种措施维系稳定和繁荣。

该地区面对的最危险境况是悬而未决的国家雄心及其相关领土主张。不过我们看到，在朝鲜半岛，朝韩双方鲜有人支持维持现有划界，也鲜有人支持在改变游戏策略上碰运气。同样的模式出现在东海和南海，尽管那里有偶发冲突和密集军演，面临危机升级的危险，但各方都表现出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意愿。

因此，需要再次叩问这种稳定性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维系它。答案有二：一是该地区日益加深的经济融合，二是中美领导人致力于打造建设性合作关系。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历史证明，虽然经济融合有益于和平，但对于维系和平是不够的。

中美需要更强大的战略互信

误解和误判，特别在权力过渡时刻，将威胁这个极度依仗和平的东亚地区。美中如何管理双方关系不但对两国意义重大，对整个地区也是。

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的历史见证着管理中美关系的至关重要。在美中严重不和的时代，战争和冲突肆虐东亚。上世纪 70 年代美中邦交正常化后，东亚开始变得稳定。尽管紧张局势依旧存在，大规模冲突却得以避免。尽管在贸易和经济政策、人权和民众治理等一些重要领域存在分歧，美国两党的领导人在言辞和行动上表示：一个强大和繁荣中国的崛起有

利于地区 and 全球的发展与稳定。中国的领导人接受美国一如既往在东亚扮演中心角色，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同样有利于和平与稳定。这两个基本原则在中美间得以确认。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到反恐、打击海盗和公共卫生等全球主要问题，双方努力扩大共识和利益汇合点。

然而，近年来美中两国有一些人开始向主导我们两国合作关系的假设发难，拿出所谓的历史和理论教训，宣称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美中注定成为对手，甚至变成敌手。在美国，这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崛起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威胁，国家关系是零和游戏。在中国，这种看法的支持者视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天生就是中国安全的威胁，而我们和该地区其他安全伙伴的关系，是平衡和围堵中国的伪装。

基于这些判断，怂恿者得出清晰的政策措施：对美国来说，反对和抵抗中国崛起；对中国来说，尝试削弱并最终消除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我深信，这些论断有瑕疵，由此做出的政策选择不仅错误，而且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实现。如果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围堵或者削弱中国，肯定会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努力消除美国在东亚的存在，这样一来又印证美国的中国怀疑主义者的观点。同样，如果美国领导人发觉中国试图削弱美国在东亚的积极参与，恫吓其朋友，会不遗余力地加强同传统盟友的关系予以反击。

如果那样，即使两国相信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的人很想采取策略预防糟糕的结果，但双方互信的恶化恐怕在所难免，从而导致“行动-反制”的恶性循环，并可能引发最糟糕的恐惧。我认为，没有什么“铁律”注定让美中成为敌手。同时，我也不认为有一双仁慈的“无形之手”，会出于彼此依赖的缘故，帮助美中避开礁石林立的浅滩。要规避这个危险，需要的不仅仅是双方的善意良言，更需要建立更强大的战略互信。

以“战略再保证”加强中美互信

建立这种互信的第一步就是对话。过去三年半我们在一系列议题上举行了广泛而深远的对话。但对话只是一个开始，没有行动支持，对话的后果是幻灭。我建议行动需要以“战略再保证”的形式进行，双方都需要证明其意图和口头承诺一致。经济上，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战略再保证”的例子；1998-1999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危机中，中国领导人采取的行动彰显了他们对共同繁荣的承诺。今天，美国希望中国承担起其经济再平衡和货币自由化的责任，同时中国有理由期望美国管理好自己的财政问题，使之不损害中国对美国证券的投资。

安全方面，我们可以采取措施，确保一方对太空的合法利用不会危及另一方的太空资产，采取措施让彼此相信网络空间活动不会妨碍或削弱对方的合法安全关切和经济利益，采取措施规避海上意外风险。

实施这一过程并非易事。我们在重要问题上存在实实在在的分歧。美国认为，对台湾防务需求的谨慎支持可以促进稳定，中国强烈反对这种论调。同样，美国认为对中国人权进步的支持非常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但很多中国人认为那是对中国事务的非法干涉。美国反过来质疑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与和平解决争端不相符。

我们需要找到方法确保中美坦诚的分歧不被恶意相待。我们要认识到，在管理双边关系时，需要考虑东亚其他各方的利益和关切。担心“美中共管”令我们不解，但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确是这么想的。类似担心还有，很多国家都希望和美中维持良好关系，但一旦美中擦枪走火，它们就会被要求选边站。我们管理双方关系的能力，也会增进美中共同致力于建立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框架。这些多边途径为处理大国和小国的广泛利益，以及为避免很多双边关系中“谁赢”的心态提供了蓝图。

（作者 James Steinberg 是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院长，本文是 5 月 26 日作者在“上海论坛 2012”上的演讲节选，由王渠翻译）